

解註話白・照對文言



聊齋誌異之一

尚 和 金

聊齋誌異之一

金和尚

許嘯天譯註

羣學書店出版

聊齋誌異之一  
金和尙

每冊實價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發行者

出版者

譯註者

羣學書店  
總發行所  
山東路中保坊  
門牌四十七號

羣學書店

許嘯天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

言文對照  
白話詳註  
**聊齋誌異之一**

金和尙

|     |    |
|-----|----|
| 長清僧 | 一  |
| 俠女  | 五  |
| 阿寶  | 一九 |
| 張誠  | 三一 |
| 大男  | 四五 |
| 曾友于 | 五五 |
| 瑞雲  | 六八 |
| 珊瑚  | 七五 |
| 陳雲棲 | 八九 |

目次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樂仲  | 一〇八 |
| 申氏  | 一二二 |
| 金和尚 | 一二八 |
| 仇大娘 | 一三七 |
| 夜叉國 | 一五七 |

言文對照  
白話註解  
聊齋誌異之一

金和尚

原著者蒲留仙  
譯註者許嘯天

長清僧

長清僧某，道行高潔，年八十餘猶健；一日顛仆不起，寺僧奔救，已圓寂矣。僧不自知死，魂飄去至河南界，河南有故紳子，率十餘騎，按鷹獵，斃馬逸墜死，魂適相值，翕然而合，遂漸蘇。廝僕還問之，張目曰：『胡至此！』衆扶歸入門，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，大駭曰：『我僧也！胡至此？』家人以爲妄，共提耳悟之，僧亦不自申解，但閉目不復有言。餉以脫粟，則食，酒肉則拒；夜獨宿，不受妻妾奉。

數日後，忽思少步，衆皆喜，既出，少定，即有諸僕紛來，錢簿穀籍，雜請會計，公子託以病倦，悉謝絕。惟聞山東長清縣知之否？共答：『知之。』曰：『我鬱無聊賴，欲往遊囑，宜即治任。』衆謂：『新舉，應遠涉，』不聽，翌日遂發。

抵長清視風物如昨，無煩問途，竟至蘭若。弟子見貴客至，伏謁甚恭，乃問：『老僧焉往？』答云：『吾師曩已物化。』問慕所，羣導以往，則三尺孤墳，荒草猶未合也。衆僧不知何意。旣而戒馬欲歸，囑曰：『汝師戒行之僧，所遺手澤<sup>五</sup>宜恪守，俾勿損壞。』衆唯唯，乃行。

旣歸，灰心木坐，了不勾當家務。居數月，出門自遁，直抵舊寺，謂弟子：『我卽汝師。』衆疑其謬，相視而笑，乃述返魂之由，又言生平所爲，悉符。衆乃信，居以故榻，事之如平日。

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，略不顧瞻。又年餘，夫人遣紀綱<sup>七</sup>至，多所餽遺，金帛皆却之，惟受布袍一襲而已。友人或至其鄉，敬造之，見其人默然，誠篤，年僅而立，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。

異史氏曰：『人死則魂散，其千里而不散者，性定故耳。予於僧，不異之乎？其再生，而異之乎？其入靡麗紛華之鄉，而能絕人以逃也。若眼睛一閃，而蘭麝生心，有求死不得者矣，况僧乎哉？』

長清縣有一個得道和尚，年紀八十多歲了，還是狠強健的；有一天，倒在地下，爬不起來。廟裏許多和尚跑去扶他，一看，已經死了。他自己不知道是死，魂靈兒飄飄蕩蕩的到了河南地界；有一個紳士的兒子，帶了十多個人，騎了馬，手裏拿着鶴鷹，在那裏捕兔子。那匹馬忽然跳起來，公子一個翻身，吊下地來死了；和尚的魂靈兒，恰巧公子的身體碰在一塊兒，便慢慢的醒來。一班底下人忙上

前去問他，老和尚眼睛一張開來說道：『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了！』大家也不理會他，扶他回去。一走進門去，祇看見搽粉點胭脂的女人來了許多，圍住了問他；老和尚嚇了一大跳，說道：『我是和尚，怎麼到這個地方來了？』家裏的人，認做他發了瘋，大家拉住了他的耳朵，叫他醒醒；和尚自己也不說明緣故，兀自閉着眼睛不說話。給他吃飯他便吃，——祇不喝酒不吃肉，大小老婆來伺候他，吃他趕了出去。

過了幾天，他想要把身體活動活動；家裏的人看了都歡喜，走出房門，一息兒工夫，祇看見許多底下人，各各捧着賬簿，請他算賬；公子祇推託有病，身體疲倦，一概不管。單打聽山東長清縣地方問他們：『知道不知道？』大家答應道：『知道的。』他說：『我住在這裏，氣悶得很，要到那邊去逛逛。趕快替我打點行李！』衆人勸說：『你病新好起來，不能出遠門的。』他不依，第二天便動身。

到了長清縣，看看這地方的樣子，依舊和從前一樣，也不用問路徑，竟跑到那廟裏。小和尚看見貴客來了，很恭敬的爬在地下迎接，他問：『老和尚到那裏去了？』小和尚回答道：『我們師父前幾天死了。』問他：『坟做在那裏？』衆和尚領他去，祇見三尺高的一座坟，坟上野草還沒有長滿呢。許多和尚，不知道他什麼意思，停了一回，他叫人配好馬，預備回去。臨走的時候，叮囑衆和尚道：『



你師父是守戒的和尙，他留下來的東西，你們要小心看管，不要弄壞了。」大家連聲答應，他便走了。

回到家裏，祇是呆坐，家務事體一點兒也不管；住了幾個月，悄悄的逃出門去，一直跑到從前的廟裏，對小和尚說道：『我便是你們的師父。』大家聽了不信，說他瞎說，我看着你，你看着我，祇是發笑，他便把還魂的緣故說出來，又把自己從前做過的事體，一五一十的講給他們聽，講得一點兒也不錯，大家纔相信。仍舊叫他睡在那老和尚的牀上，依舊和服侍師父一般的服侍他。

後來公子家裏抬了轎子，牽了馬，來接了好幾騎，苦苦的哀求他回去，他睬也不睬。又隔了一年，那紳士家裏的太太，打發底下人來，送了許多東西，金銀綢緞，他都不要，祇拿了一件布袍子。公子的朋友，到長清去探望他，見了面，不肯多說話。看他的樣子，很忠厚，很誠實；年紀祇有三十歲，常常說起八十幾年前的事體。

異史氏說道：『人死了以後，魂靈便飛散了；這老和尚的魂靈飛了一千里路，還不散開，實在是他十分誠心的緣故。我看這個和尚的事體，再活轉來，却沒有什麼稀奇；獨稀奇他到了女人堆裏，繁華地方，還能夠背着人逃出來。若換一個別人，眼睛一張開來，見了這許多又香又美貌的女人，他

把不得死在這地方也情願的，豈肯再去做和尚呢？

（註一）圓寂 和尚死，叫圓寂；也叫真寂，又叫順寂。

（註二）脫粟 白米飯叫脫粟，前漢書公孫宏傳裏有一句：『位在宰相封侯，而爲布被脫粟之飯。』

（註三）物化 物化，便是死。莊子有一句：『其死也物化。』不忍心說他死，祇說跟了萬物化去了。

## 俠女

顧生，金陵人，博於材藝，而家甚貧；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，惟日爲人書畫，受贄以自給。行年二十有五，伉儷猶虛。對戶舊有空第，適一老嫗及少女，稅居其中，以其家無男子，故未問其誰何。

（註四）戒行 和尚有五戒，能守這五戒的，便叫有戒行。

（註五）手澤 手澤，便這死過的人留下來的手跡。

（註六）勾當 做事體叫勾當。

（註七）紀綱 是底下人的別名。左傳秦伯送衛於晉，三千人，實紀綱之僕。

一日，偶自外入，見女郎自母房中出，年約十八九，秀曼都雅，世罕其匹。見生不甚避，而意凜如也。生入問母，母曰：『是對戶女郎，就君乞刀尺。適言：「其家亦只一母。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，問其「何爲不字」，則以「母老」爲辭。明日當往拜其母，便風以意，倘所望不奢，兒可代養其老。』

明日造其室，其母一聾嫗耳，視其室，並無隔宿糧。問所業，則仰女十指；徐以同食之謀試之，嫗意似納，而轉商其女，女默然，意殊不然。母乃歸，詳其狀而疑曰：『女子得非嫌吾貧乎？爲人不言亦不笑，豔如桃李，而冷如霜雪，奇人也！』母子猜歎而罷。

一日生坐齋頭，有少年來求畫，姿容甚美，意頗儇佻，詰其所自，以鄰村對。嗣後三兩日輒一至，稍稍稔熟，漸以嘲謔，生狎抱之，亦不甚拒，遂私焉。由此往來暱甚。曾女郎過，少年目送之，問以爲誰，對以鄰女。少年曰：『豔麗如此，神情一何可畏！』少間，生入內，母曰：『適女子來乞米，云「不舉火者經日矣。」他女至孝，貧極可憫，宜少周卹之。』生從母言，負斗粟，款門而達母意，女受之，亦不申謝。

口嘗至生家，見母作衣履，便代縫紉，出入堂中，操作如婦，生益德之。每獲餽餌，必分給其母，女亦略不置齒頰。母適疽生陰處，宵旦號咷，女時就榻省視，爲之洗創敷藥，日三四作，母意甚不自安，而女不厭其穢。母曰：『唉！安得新婦如兒，而奉老身以死也！』言訖悲哽。女慰之曰：『郎子大孝，勝我寡母。』

孤女什百矣。』母曰：『牀頭蹀躞之役，豈孝子所能爲者？且身已向暮，旦夕犯霧露，深以祧續爲憂耳。』言間生入，母泣曰：『虧娘子良多，汝無忘報德。』生伏拜之，女曰：『汝敬我母，我弗謝也；君何謝焉？』於是益敬愛之，然其舉止生硬，毫不可干。

一日，女出門，生目注之，女忽回首，嫣然而笑。生喜出意外，趨而從諸其家，挑之亦不拒，欣然交懽。已戒生曰：『事可一而不可再。』生不應而歸。明日，又約之，女厲色不顧而去。日頻來，時相遇，並不假以詞色。稍游戲之，則冷語冰人。忽於空處問生：『日來少年誰也？』生告之。女曰：『彼舉止態狀，無禮於妾，頻矣。以君之狎暱，故置之。請便寄語：『再復爾，是不欲生也。』』已少年至，生以告，且曰：『子必慎之，是不可犯。』少年曰：『旣不可犯，君何犯之？』生白其無，曰：『如其無，則猥褻之語，何以達君聽哉？』生不能答。少年曰：『亦煩寄語：『假惺惺勿作態，不然，我將徧播揚。』』生甚怒之，情見於色，少年方去。

一夕獨坐，女忽至，笑曰：『我與君情緣未斷，甯非天數？』生狂喜而抱於懷，歛開履聲籍籍，兩人驚起，則少年推扉入矣。生驚問：『子何爲者？』笑曰：『我來觀貞節之人耳！』顧女曰：『今不怪人耶？』女眉豎，頰紅，默不一語，急翻上衣，露一革囊，應手而出，則尺許晶瑩匕首也。少年見之，駭而卻走，追

出戶外，回顧渺然。女以七首望空拋擲，戛然有聲，燦若長虹；俄一物墮地作響，生急燭之，則一白狐，身首異處矣。大駭，女曰：『此君之嬖童也！我固恕之，奈渠定不欲生何！』收刃入囊，生曳令入，曰：『適以妖物敗意，請俟來宵。』出門逕去。

次夕，女果至，遂共綢繆，詰其術，女曰：『此非君所知，宜須慎祕，洩恐不爲君福。』又訂以嫁娶，曰：『枕席焉，提汲焉，非婦伊何也？業夫婦矣，何必復言嫁娶乎？』生曰：『將勿憎吾貧耶？』曰：『君固貧，妾富耶？今宵之聚，正以憐君貧耳。』臨別，囑曰：『苟且之行，不可以屢；當來我自來，不當來相強無益。』後相值，每欲引與私語，女輒走避；然衣綻炊薪，悉爲紀理，不啻婦也。

積數月，其母死，生竭力營葬之。女由是獨居，生意其孤寂可亂，蹶垣入，隔窗頻呼，迄不應；視其門，則空室，孑焉。竊疑女有他約，夜復往，亦如之，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。越日，相遇於母所，既出，而女尾其後，曰：『君疑妾耶？人各有心，不可以告人；今欲使君無疑，而烏可得？——然一事煩急爲謀。』問之，曰：『妾體孕已八月矣，恐旦晚臨盆，妾身未分明，能爲君生之，不能爲君育之。可密告老母，覓乳媼，僞爲討螟蛉者，勿言妾也。』生諾以告母，母笑曰：『異哉！此女聘之不可，而願私於我兒。』喜從其謀，以待之。

又月餘，女數日不出，母疑之，往探其門，蕭蕭閉寂，叩良久，女始蓬頭垢面，自內出，啓而入之，則復闔之。入其室，則呱呱者在牀上矣。母驚問：『誕幾時矣？』答云：『三日。』捉紉席而視之，男也，且豐頤而廣額，喜曰：『兒已爲老身育孫矣！伶仃一身，將焉所託？』女曰：『區區隱衷，不敢掬示老母，俟夜無人，可卽抱兒去。』母歸與子言，竊共疑之，夜往抱子歸。

更數夕，夜將半，女忽款門入，手提革囊，笑曰：『大事已了，從請此別！』急詢其故，曰：『養母之德，刻刻不去於懷，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，以相報不在牀第也。爲君貧不能婚，將爲延一線之續，本期一索而得，不圖信水復來，遂至破戒而再，今君德既酬，妾志已遂，無憾矣。』問：『囊中何物？』曰：『仇人頭耳！』檢而窺之，鬚髮交而血模糊也。駭絕，復致研詰，曰：『向不與君言者，以機事不密，懼有宣洩，今事已成，不妨相告。妾浙人，父官司馬，陷於仇，被籍吾家，妾負老母出，隱姓名，埋頭項，已三年矣。所以不卽報者，徒以老母在，母去，一塊肉又累腹中，因而遲之又久。晝夜出非他，道路門戶未稔，恐有訛誤耳。』言已出門。又囑曰：『所生兒，善視之，君福薄無壽，此兒可光門閭，夜深不得驚老母，我去矣。』方悽然欲詢所之，女一閃如電，警爾間，遂不復見。

生嘆惋木立，若喪魂魄。明日告母，相爲嗟異而已。後三年，生果卒，子十八舉進士，猶奉祖母以終。

老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『人必室有俠女，而後可以畜變童也；不然，爾愛其艾緞，彼愛爾妻豬矣！』

王漁洋曰：『「神龍見首不見尾」，此俠女其猶龍乎？』

有一個姓顧的，是金陵地方的人，各樣讀書人的本領，他件件都會；可是家裏窮得不得了，又因為母親年紀大了，不忍心丟着他出門去，祇是天天替人寫幾個字，畫幾筆畫兒，換幾個錢，拿來度日。年紀到了二十五歲，還沒有娶媳婦，他對門本來有一所空屋子，新近有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姑娘，租着這屋子住在裏面；看他家裏沒有男人的，傍人也不去打聽他的名姓。

有一天，姓顧的偶然從外面回來，見那年輕的姑娘，從他母親房裏出來；看他年紀，大約有十八九歲，臉兒狠秀氣，狠標緻，舉動狠大方，很沉靜，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女人趕得上他的了。他見了姓顧的，也不十分害羞，那臉色卻正正經經的。姓顧的走進房去，問他母親，他母親說道：『他便是在對門的姑娘，來向我借刀尺的。他方纔對我說：「他家裏也祇有一個母親。」看他母女兩人，也不是窮苦人家出身，問他：「為什麼不嫁？」他便推說：「母親年紀老了。」明天我去見見他的母親，觀便露點口風給他；倘然他望頭不大，你便替他養了母親。』

到明天他母親跑到他家裏去，見他的娘——是一個聾子老太婆——看他屋子裏，連明天吃的米也沒有，問他：『靠什麼過活？』他說：『便靠這位姑娘十個手指頭做下女工來養活的。』他慢慢的把同住在一塊兒的意思說出來試試他；看老太婆的意思，好像是願意的。他又和他女兒商量商量，那姑娘卻不說一句話；看他的神氣，好像不願意。姓顧的母親便回家來，把這情形詳細的說出來，又疑惑起來，說道：『那姑娘怕是嫌我們家裏窮嗎？這女孩兒做人，不很說話，也不輕易發笑；看他美貌得和桃李花一般，那性格又冷得和冰霜一般，真是奇怪人！』母子兩人猜疑一回，嘆着氣，也便罷了。

有一天，姓顧的坐在書房裏，有一個年輕的男人來求他的畫；看他面貌長得狠俊秀，他的舉動又很輕佻。問他：『是什麼地方來的？』他便說：『是隣近村坊裏。』——從此以後，他隔三兩天便跑來；慢慢的大家熟識起來，便說幾句取笑的話。姓顧的上前，去狠親熱的抱住他，他也不狠勉強，便和他玩了一回；從此來來去去，親近得很。有一回，却巧那姑娘在門前走過；這年輕的男人看着他走遠了，便問：『這是什麼人？』姓顧的對他說：『這是鄰舍人家的姑娘。』那年輕的男人說道：『標緻得這樣子，他神氣怎麼又是這樣兒？』停了一回，姓顧的走進母親房裏去，他母親說道：『方



纔那姑娘來討米，他說：「家裏一天沒有煮飯了。」這個姑娘很孝順他母親，窮得這樣利害，又是很可憐的，應該稍稍幫助他纔是。」姓顧的聽了母親的話，背了一斗米到對門去，打開了他家的門，說：「是母親叫我送來的。」姑娘收下了，也不道謝。

他每天常常到姓顧的家裏來，見姓顧的母親做衣服鞋子，他便幫着縫縫補補，在屋子裏跑進跑出，料理事體，和家裏的媳婦一般。姓顧的益發感激他。他替人寫字畫，得了人家送他的吃食東西，總分點兒送去給那姑娘的母親。姑娘看了，也從不說一句話。姓顧的母親這時候忽然在陰門口長了一個瘡，從早到晚喊着痛；那姑娘常常跑到牀前來看他，又替他洗瘡搽藥，一天三四回。姓顧的母親心裏很不好意思，那姑娘也不嫌醜。母親嘆着氣說道：「怎麼能得到一個新媳婦和姑娘一般的服侍老身到死？」這話說完，忍不住傷心吊下淚來。姑娘勸他說道：「公子狼能孝順，比到我家裏寡婦孤兒，強得幾十幾百倍呢！」母親說道：「娘兒們牀裏零零碎碎的事體，豈是孝子所能夠做到的？且老身年紀老了，朝晚死去，我頂不放心的，便是子孫傳宗接代的事體。正在說話的時候，姓顧的進來了，母親哭着說道：『我對不住這姑娘的地方很多，你不要忘記報答他的恩德。』姓顧的聽了，便爬在地下拜他；那姑娘說道：『你照顧我的母親，我也不會謝你，你何